

为墨索里尼而死的女人

克拉雷塔

[意] 杰尔瓦索 著

刘锡荣 沈萼梅 译



ROBERTO GERVAISO

CLARETTA

LA DONNA CHE MORI PER
MUSSOLINI

为墨索里尼而死的女人

克拉雷塔

[意] 杰 尔 瓦 索 著

刘锡荣 沈萼梅 译



2 031 1030 1

北方文艺出版社

Roberto Gervaso
Claretta La donna che morì per Mussolini

根据 Mondadori Editore
Italia 1984年版译出
(Rizzoli Editore 1982年第1版)

责任编辑：牛耕

封面设计：李欣

克拉雷塔

KELALEITA

——为墨索里尼而死的女人

(内部发行)

〔意〕罗伯托·杰尔瓦索 著

刘锡荣 沈萼梅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肇东粮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0 4/16 · 插页 2 · 字数 206,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663

统一书号：10360·142

定价：2.10元

ISBN 7-5317-0031-X/I·32

卷 头 语

也许没有任何爱情故事能比克拉雷塔·佩塔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之间的爱情故事更能打动当代的人们，尽管人们对此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好象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故事从 1932 年 4 月他们在罗马去奥斯蒂亚海滨的路上相遇开始，到 1945 年 4 月 28 日他们在科摩湖畔的梅扎格拉—朱利诺双双毙命结束。

克拉雷塔并不爱元首，而是对他狂热崇拜，这种高尚而又富有悲剧性的感情，使她最后为墨索里尼奉献出了整个身心。开始，墨索里尼对她有一种天然的魅力，而且还混杂着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或是一种幼稚的柔情。

他们是一起死的；墨索里尼被历史判处了死刑；而克拉雷塔却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而殉情的。

追述克拉雷塔这样一个女人，回顾她的狂喜入迷，她的忧郁，她的幻灭，她的极度痛苦，并不是为已灭亡的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也不是为那在 1943 年 7 月 25 日已被埋葬的法西斯制度辩护，而只是向人们再现曾在人间发生过的一段不寻常的艳史。这段风流韵事涉及到的一个，是曾经受到惊人

颂扬和赞美，后来又被人们咒骂和唾弃的老练世故的独裁者，另一个是年轻而又过分天真烂漫的女子，她是那么过分地虔诚，她曾有过幸福和快乐，但又是那样地不幸。

罗伯托·杰尔瓦索

1982年1月于圣·阿莱西奥·西库洛

目 次

卷头语	1
1. “元首，是元首！”	1
2. “我的生命属于你”	6
3. “我是奥斯蒂亚海滨的那位先生”	13
4. “我想您，睡不着觉”	18
5. “您允许我爱克拉拉吗？”	24
6. “相信，服从，战斗”	33
7. “首先是男子，然后才是政治家”	56
8. “但愿年年、月月、日日都如此”	67
9. “意大利人民！奔赴战场！”	90
10. “我们的爱情是忧伤的”	103
11. “我将为爱情而死”	123
12. “你的母亲不让我安宁”	136
13. “如今我已作好一切准备”	147
14. “你们导致了法西斯统治的垮台”	164
15. “请您把您的左轮手枪送来给我”	181
16. “我是你的小奴隶”	189
17. “他们把我贬成一个市长”	205

18. “是太太还是小姐？”	219
19. “主人到哪里，狗就跟到哪里”	233
20. “元首，您走吧！”	248
21. “我要跟他一起死”	259
22. “我献给你整个帝国”	281
23. “请你们别让他发觉”	294
24. “别搞这类丑事了”	316

1.“元首，是元首”

克拉雷塔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第一次相遇是在从罗马去奥斯蒂亚^①海滨的公路上，那是1932年4月24日。

那是一个星期日，天色灰暗又刮着大风。天空中乌云密布，狂怒的西南风驱赶着层层叠叠的云彩。尽管假日最适宜郊游，但那天公路上车辆稀少，因为预感到天气不好，罗马人都呆在家里不出门了。

带着罗马教廷车牌的一辆司机座无顶盖并与客座隔开的老式小卧车上，坐着朱塞平娜·佩塔奇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米莉娅和克拉雷塔，还有克拉雷塔的未婚夫空军少尉里卡尔多·费代里奇。开车司机是那不勒斯人，名叫萨韦里奥·科波拉，原来是个出租马车车夫。在穿过市内古罗马广场遗址后，科波拉直驶乌尔贝海滨。在那个年代，罗马人可不象现在这样，象一群粗野、喧哗的乌合之众，热天里争相拥入海滨。

半路上，下起雨来了。朱塞平娜太太想返回去，但两个女儿和费代里奇却坚持要继续赶路。司机很不乐意，因为他怕被雨淋湿了，于是就赌气地把已经开得很慢的车速放得更

① 奥斯蒂亚：距罗马二十三公里的一个古罗马的港口，现在那里是海滨浴场。

慢了。

突然，一阵持续的汽车喇叭声惊动了处于木然状态的科波拉，不知为什么他竟把车开到马路中间去了。他紧盯着那辆想超过去的车，挡着路想堵住它。车子又突然向右来了个急转弯，车上的人都失去了平衡：朱塞平娜太太差点儿撞在防风玻璃上，米莉娅一下子趴倒在里卡尔多的双膝上。这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克拉雷塔马上认出了前面快速超车的是辆红色的阿尔法·罗密欧牌新式轿车，与努沃拉里牌子的车一样，都是当时最时髦的新产品。

“元首，是元首！”她叫喊起来，一面抓住费代里奇，扯着他那天蓝色带翼形空军标志的军服袖子。“是他，正是他，”米莉娅也兴奋地应和着。“快跑，萨韦里奥，快追！”克拉雷塔鼓动着司机，“我们得赶上他。”墨索里尼乘坐在阿尔法牌新式小轿车上，穿着一身白衣服，戴着蓝色的巴斯克帽和黑色的宽边遮阳眼镜，身边坐着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军官。那车在公路上疾驶。后面跟着另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有五个总统府的保镖，是元首的机警的贴身卫队。对刚才超车的那一幕，墨索里尼看得一清二楚。

科波拉加速行驶了几百米后，感到再追已是徒劳，就放慢了速度。克拉雷塔从座位上站起身，格外激动，催他继续追赶。司机憋不住了，说：“那是元首，我的小姐。”但克拉雷塔十分固执，她使劲挥动着胳膊，重复地喊着：“快开，快开，我们还来得及追上。”

突然，墨索里尼示意自己的两辆车放慢了速度，让后面追他的车赶上来。克拉雷塔就这样见到了这位独裁者；他也

对克拉雷塔微笑，然后又重新下令汽车加速。

年轻的克拉雷塔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那顶佛罗伦萨草帽已滑到后颈背，新熨的透明硬纱做的白色衣服走了样。她已喊不出声音，原来那高喊“元首”的呼唤声已变成一种低声的呜咽了。

她的心律已恢复到原来的节奏，但心神不安。刚才元首的一瞥，使她不知所措，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幻觉，那的确是墨索里尼。

“追上他，追上他，”克拉雷塔又重新催促司机赶上去，她的未婚夫也无法使她平静下来。独裁者又第二次让司机刹车，尔后重又开足马力，调皮地对姑娘眨眼致意。这意料之外的独特的驾驶技术的比赛一直持续着，直到元首的汽车挂上第四档后消失在视线中。

克拉雷塔已精疲力竭，软瘫在座位上，用惊愕的眼光盯着那湿润的林荫大道。两旁是两行成排的树木。她好象出神发呆似的，里卡尔多、米莉娅、朱塞平娜都不敢与她说话，他们之间也不开口交谈。

当他们到达奥斯蒂亚海滨的空地上时，她看见在离海岸线仅有几米的地方，元首倚靠在上面布满了铁丝网的旧栏杆上。她望着大海，好象从那奇怪的、也许又是十分自然的麻木状态中重新苏醒过来；得去找他，以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去找他，我向他自我介绍，”她对家里人说，“我要认识他，我要跟他说话。”朱塞平娜太太不吭声，而米莉娅却鼓励她去。费代里奇本想呆在车子里，但克拉雷塔不讲道理，强

行拉着他去，他才勉强地下了车。

这时，总统府的保镖形成一个扇形围着元首，他们挡住了这对男女，不让通过。墨索里尼看见了，示意叫他们走过去。“元首，请您原谅，”克拉雷塔打破僵局，细声细气地说，“多么高兴能看到您，我们太冒昧，实在打扰了。我是克拉雷塔·佩塔奇，这是我的未婚夫。”

“你们是梵蒂冈的亲属？”墨索里尼满意地问道。

“那是我的父亲。”

“上尉，您呢？”

“我被调遣去奥尔贝泰罗，准备在大西洋作巡航速度飞行训练。”

元首简要地向里卡尔多询问了他的业务情况，然后转向克拉雷塔：“您呢，是干什么的？”“我写点东西，拉小提琴……”克拉雷塔茫然地有些结巴地说。犹豫片刻后，一股激情使她鼓起了勇气，她大胆地高声说道：“元首，我不久前曾寄给您一些诗，是绿色的封面，用三色带系着的。我是寄到威尼斯宫的，也许您根本没收到过。”

那天真幼稚的解释完全出乎墨索里尼的意料，他轻轻地咬着嘴唇，用手摸着下颏，含糊地嘟哝说：“诗歌？我好象想起来了。我应该收到的。”稍停片刻后，他问：“你们何时结婚？你们喜欢大海吗？您的父亲身体好吗？”

他们告别时，克拉雷塔的衣服被栏杆上的铁丝挂住了。墨索里尼殷勤地帮助她摘开，看到克拉雷塔在发抖，就问她是否感到冷。“不，是太激动了。”年轻的姑娘回答说，然后又尖声地喊着“元首万岁”与他告辞。当时，费代里奇把手举在

帽沿上向元首致意。

回到罗马后，大家没谈什么别的事。克拉雷塔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弗兰切斯科·萨韦里奥和大哥马尔切洛，激动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不寻常的会面。米莉娅后来曾这样写道：“我姐姐那喜悦的心情也感染了大家。”克拉雷塔不断地重复说：“多好的男人！”“多神气的眼睛呀！爸爸，你知道他还问起你来着。妈妈，你看他多么朴实，但他真的还记得我寄给他的诗吗？”

管它真不真呢，反正她感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她终于认识元首了。她的元首，她与他说话了，他也与她交谈了，尽管时间是那么短促。

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那天晚上，她又罗曼蒂克地彻夜不眠。她一直睁着眼睛（她怎能合眼？），回味着那命中注定的会面，那仓促而又短暂的几个镜头一直萦绕在脑际，她任自己的想象驰骋着，在心中勾画出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爱情的乐园。

2.“我的生命属于你”

1932年4月，克拉雷塔认识元首时，刚满二十岁。她是1912年2月28日生的，那年是个闰年。名字是她妈妈起的，是为了纪念圣·方济各的女友——克拉里赛教派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基亚拉。自幼人们就叫她克拉雷塔，或是叫她埃塔。因为她个儿不大，给她起了这么个昵称。

她中等身材，脚很小，象孩子的脚（她穿一种带着矫形后跟的33号鞋），所以走路时总是小步疾跑，腿很直而且丰润匀称。纤细的腰使她的胸脯显得更加丰满。墨索里尼是一个标准的罗马地区的男子汉，对女人的线条美是比较敏感的，克拉雷塔的丰姿美态的确打动了她。

她生就一副甜美的脸庞：上翘的下颏，端端正正的嘴，又有一口好看的牙齿相配，鼻子略尖，双眼闪耀着忧郁的神情，耳朵细小，一头浓密的褐色小卷发象卷云一样，十分奇特。她皮肤光滑，略显苍白，因她常抹很多香脂而具有亮色。她的手很小，手指纤细，指甲上抹着指甲油，修饰得很讲究。

每天早上，她得费一两个小时打扮修饰：十点钟，她在床上用完早饭，起床后一直到中午都用在梳妆打扮上。她在

蓝色的睡衣外面披一件薄绸便服——这是她最心爱的衣服，一走进浴室就打开小巧玲珑的收音机，那是马雷利牌的。她摘除了头上的卷发器后，用电热棒把卷发吹蓬松，然后就往脸上抹香脂，睫毛上涂上眼睫毛膏，从“琶音”、“洛可可花”、“金黄色烟草”三种牌子的香水中，任意选取一种与她当天要穿的衣服格调相配的香水洒上。

她有几十件衣服，有些是家里的老女裁缝的手艺，有些是在罗马市中心有名的成衣铺做的；一家是西班牙广场上的加布里埃拉斯波；另一家是孔多蒂大街上的蒙托尔西，那是一家两姐妹开设的裁缝店。她偏爱深色的女式西服，特别喜欢穿咖啡色的，冬天她总穿那一套。夏天与春天里则穿带花的衣服，衣饰华丽，上面有桃花和刺绣。她特别喜欢小帽子、皮手笼和旁边开口的颜色淡雅的女式连衣绸裤。

她身体娇弱，与元首一样，害怕生病。元首对疾病惧怕到令人可怜和同情的地步。孩童时易得的疾病她都得过，她最敏感的部位是咽喉，气温稍有变化，或者一点点难以察觉的穿堂风，或者稍有点潮湿，都会引起那恼人的咽喉炎（所以她的嗓音是一种有魅力的沙哑声，带有长期形成的低沉的喉音）。她经常患感冒、伤风，还有神经性偏头疼。早晨醒来后，时常恶心，所以她变得十分好激动。她肠胃也不好，有时皮肤突然起些肿块，有时身上莫名其妙地起红点。

她很容易感到疲劳，但这并不妨碍她参加体育锻炼。她十二岁时第一次骑马，十三岁时就会划船、滑雪和打网球。她六岁时就开始游泳。她游得很好，十四岁时曾在奥斯蒂亚海滨救起过一个快要淹死的女孩子。

她吃东西不多，即使见到喜欢吃的甜食也不多吃。她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和油浸小洋葱。她日常的食谱是一盘汤和一块肉，还有一些蔬菜和水果。她通常不喝葡萄酒，要喝也是喝加水冲淡了的。晚上她经常不吃晚饭，不是为了节食减肥；相反，她倒喜欢自己能胖一点儿。因为，那个时代，人们都喜欢和欣赏臀部肥大丰盈的女性。

她没有正规地上过多少学，尽管她出身名门富贵之家。小学是在尼文斯修女学堂毕业的，她父亲曾在那里当过医生。中学毕业后，她没有再进一步深造过。

她跟墨索里尼一样是自学成才的。她喜欢贝多芬，更喜欢莫扎特，特别是莫扎特的《夜曲》；她读莱奥帕尔迪①、戈扎诺②和彼特拉克③的作品时，有时激动得流泪。她会弹竖琴、钢琴，也会拉小提琴，还会写十四行诗和叙事诗，并能自配曲子——她还曾想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当时被誉为金嗓子的歌星吉利④和塔利亚维尼去演唱呢！

她的业余艺术细胞浸透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跟她多变的性格一样。她很易激动，感情奔放，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沮丧气馁；乐观时无忧无虑，悲观时伤感消沉。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和培育了她对超人的迷信和崇拜，并使她成为这种思想的牺牲品。

她九岁时，就有人崇拜她，十六岁时就有求爱者（她与

①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十九世纪著名诗人。

② 戈扎诺（1883—1916）：意大利黄昏派诗人。

③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

④ 吉利（1890—1957）：二十世纪意大利杰出的男高音歌唱家和民歌手，他声情并茂，以演唱普契尼和威尔第的歌剧为其特长。

家里人在奇普里亚诺度假时，一个差不多与她同龄的富有企业家的儿子曾追求她）。而对墨索里尼的激情，早在1920年她才八岁时就产生了。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剪贴报纸上刊登的未来元首的照片，贪婪地阅读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熟记他的讲话，在学校的课桌上刻写他的名字，还把他的照片珍藏在枕头底下和文学选集之中。有一次在格罗塔费拉塔乡下，她用石头击打一个泥瓦匠时，刚好听见一头驴叫，她风趣地说：“墨索里尼说话了！”

官方的法西斯宣传使她情绪激昂，成了一个十足的狂热的偶像崇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仰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赤诚。

1922年10月，在奎里那宫^①广场上，十岁的克拉雷塔与奶奶一起去观看法西斯行动队队员在进军罗马的使命完成后的庆祝集会。当新的政府首脑与国王在皇宫的阳台上出现时，她送了墨索里尼一个飞吻。墨索里尼那天穿着黑色上装，嘴唇外突，双手插腰。“人们只向教皇送飞吻的”，奶奶训斥她说。但她还是激动地使劲儿鼓掌，墨索里尼那威严的表情使她着了魔似的狂热。

在学校里，一位修女对她说墨索里尼长得太丑，她听后很反感，从此再也不理睬那个出言不慎的修女了。

她十二岁时，听人说她崇拜的偶像在格罗塔费拉塔租下了一幢别墅，与他们家只有一箭之隔。于是她就拿着小提琴

① 奎里那宫：1582—1870年曾一直是教皇的御邸，后为国王的宫邸，现在是意大利总统府。

爬上屋顶，幻想着元首能出来张望。她甚至步行到十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参加法西斯集会，还恳求过一位熟人陪她去参议院，因为那天元首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她为了引人注目，特意穿了一身艳丽的深红色衣服）。

她对法西斯的崇拜已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她有时冒险爬到房顶上，在屋檐边上散步，有时动员女朋友假装在海里淹死，由她去救上来，这样她就可以作为“英雄的女孩”而在威尼斯大厦被接见。但这种诓骗把戏没有奏效。

她是从来不认输的。有一次，去看空军检阅，她站在主席台前的一只被扔在一边的军鼓上，检阅达到高潮时，鼓面突然塌陷下去，她狼狈地掉在鼓里了。墨索里尼见状后笑了，但也仅此而已。

她所有的信件和明信片，还有邮政信笺和电报都是寄发给元首的，内容全是祝贺他新近的演讲，庆祝他提出的一个新口号、颁布的一项新法令、提出的一个新措施或是对政敌的斥责痛骂。

1926年4月7日，一个名叫吉布森的爱尔兰人用左轮手枪向元首开枪。克拉雷塔得悉此讯后，就写信给他：“元首，这是他们第二次想卑鄙地谋杀您，而且还是个女人！多丑恶的行径！多无耻的行为！真是可耻到了极点！但她是个外国人，算了，算了！我敬爱的元首，他们为什么又一次想夺走我们深深地坚定地爱着的人呢（几个月之前，1925年11月⁴日，有一个名叫蒂托·扎尼博尼的人谋杀墨索里尼未遂——作者注）！元首，我伟大的元首，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竟有人想如此残酷地扼杀我们美丽的意大利的